



上海歷史論說

陳學智 著 · 中國青年出版社

2



上海歷史險記

美 愛倫坡 · 焦菊隱 譯

2

出版者言

晨光出版公司在一九四六年冬成立後，就編印了一部「晨光文學叢書」，收集國內第一流作家的文藝創作，但偶而也列入幾本翻譯的作品。從今年（一九四九）起我們將另出一套「晨光世界文學叢書」，專刊世界文學名著，同時把「晨光文學叢書」的譯作全部改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中。將來這兩套叢書，將同時分別發行：一則專刊創作，一則專刊翻譯。

「晨光世界文學叢書」的計劃擬議時，知道中華全國文藝協會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與美國國務院及美國新聞處合作，已編譯好了一套美國文學叢書，約五百萬言，計十八種。我們便和文協負責人鄭振鐸，馬彥祥兩先生接洽，經獲得同意後，由本公司出版發行，同時就編入「晨光世界文學叢書」作為第一批新書。所以本叢書自第一種至第十八種的譯作都是由文協上海分會和北平分會主編的，自第十九種起則將由本公司自行編譯。

序

我在南方海上和其他地方，連續作了一串非常生動的冒險旅行，這些經歷，以下就要敘述；幾個月以前，在我回到美國的時候，無意中在沃幾尼亞省的瑞却蒙城，會到幾位紳士，他們對於我所講述所到過的地方的一切事情，都覺到極深的興趣，他們經常催促我把這些敘述，公之於世，說這是我的責任。然而，我有好幾種理由，不肯這樣做，其中有幾種理由完全是私人的，除了我自己以外，與任何人無關；其餘的理由，便不太如此。阻止我的，有一種考慮，就是，在我出去旅行的期間，大部份都沒有寫日記，所以恐怕只憑記憶，不能把敘述寫得很詳盡，很連續，至多也不過把我們在講說有動人想像力量事件時所易於犯的自然而難免的誇大取消，可是去了這種誇大，敘述的外貌，就要反爾不像事實的真象了。另外還有一種原因，我的論斷，除了只有一個半印地安血統的人可以證明以外，一定沒有任何其他憑證，所以，我若是發表出來，除去我的家庭和我朋友們的家庭，因為生活的關係，能以信得過我的誠實以外，恐怕別人不會相信——這種不邀人相信的可能，是因為廣大的羣衆一定會把我說的認為僅是一個不忠實的巧心虛構的小說。然而，大家不信任我有作家的能力，又是

使我不服從建議者們的敦勸的主要原因之一。

沃幾尼亞省那些位紳士，對於我的敘述，表示最大的興趣，特別是有關南冰洋的那一部份。這些紳士中，有一位坡先生，他最近充當瑞却蒙城裏一個月刊「南方文學前鋒」的編輯，那是塔瑪斯·W·懷特先生所發行的。坡先生，還有別人，竭力勸我把所見所聞所經歷的事情，立刻寫一份詳盡的敘述，交給羣衆的慧眼和常識去欣賞批判——而且他還極盡花言巧語之能事，堅持着說，關於寫作方面，我的書無論寫得有多麼粗草，就單單是裏邊那些不習見的異誕情形，也會使人相信那都是真事的。

雖然有這種提議，我依然沒有決心照着他的意見做。他發現我對這件事一動不動，後來就又提議，叫我準許他替我寫，按着我所供給的材料，用他的筆，把我冒險旅行的前一份，寫成一篇敘述，當作小說，發表在「南方文學前鋒」上。我對於這個請求，想不出什麼反對的理由，便答應了，只口頭上要求一個條件，我的名字必須保留。因此，這篇偽裝的小說，就在那「先鋒」一月二月兩期（一八三七）上發表了，而且，爲了使大家準能把它看成小說起見，在月刊的目錄表裏，把坡先生的名字印在題目下面。

這種偽裝小說大受歡迎的情形，終於引誘動了我，我就正式把我所經歷的一切冒險故事，全都編纂一道，印行出來；因爲，我覺得，「前鋒」月刊上所發表的那一部份，雖然很

機巧地加進了寓言的味道進去。(可沒有把任何一件事實改變或曲解)，讀者依然絕不拿它當寓言看，坡先生收到了好幾封信，信裏都是清清楚楚表示讀者的信念，恰恰相反。我於是就得到了結論，認為我所敘述的事實，本身已經證明確有充份使人相信是實的力量，所以我也就不必再怕羣衆不相信了。

看過這一段序言之後，讀者馬上便可以在以下全部敘述裏，看出哪些應該是我自己寫的；讀者同時也須明了，在坡先生所寫的最前若干頁裏，沒有一件事實是敘述錯誤的。就連從未讀過「前鋒」月刊的讀者們，都不用經人指明就可看出坡先生所寫的那一部在何處為止，我所寫的從哪裏開始；兩個人的風格不同一眼就可以看得分明的。

A·G·皮姆。

一八三八年，七月，紐約。



坡 倫 愛

第一章

我的名字叫阿瑟爾·戈爾登·皮姆。我生在南塔開特。我的父親是那裏賣海貨的一個體面商人。我的外祖是個執業很順利的律師。他在什麼事情上都得意，他在從前稱為愛德加爾頓新銀行的證券市場裏，投機很成功。他藉着這個，還有其他的方法，積蓄起一筆數目過得的錢來。我相信，他對於我，比對於世上任何人都親近，我當時也希望他死了以後可以接受他大部份的遺產。在我六歲的時候，他就把我送進一位老瑞開茲先生的學校裏去。這位老頭子只有一隻胳膊，態度也很偏執反常——凡是到過新貝德福特的，沒有一個人不曉得他。我在他的學校裏，一直呆到十六歲，才離開他到山上去進E·洛諾先生的中學。在中學裏我和一個同學很要好，他的父親巴爾那爾德先生，是一個船長，普通都是服務在羅外德與服瑞登堡公司，替公司去航行。這位貝爾那爾德先生在新貝德福特城裏也是很著名的，並且，我準知道，在愛德加爾頓有很多親戚。他的兒子名叫歐古士達士，比我大兩歲的樣子。他曾經和他父親一同航海到約翰·唐納爾遜島上去打過鯨魚，所以總向我談他在南太平洋各種冒險的經驗。我也常常同他一起回家，在他家一呆就呆一天，有時還過一整夜。我們兩個人睡在

一張床上，他每次準是叫我不到快天亮不合眼，聽他講說第安島土人們的故事，和他在旅行中所經過的其他地方的故事。最後，我心不由已地對他所說的事情發生興趣，逐漸連自己也極端渴望到海上去一次了。我有一隻航船，名叫阿瑞愛爾，大約值七十七塊錢。這隻船有一個半艙或稱船室，並且是有桅檣的裝帆式的——它的噸數我忘記了，只記得裏邊裝十個人也不覺得很擁擠。我們一坐在這隻船上，總是作些世上最瘋狂的非非之想，在我現在再想起那些幻想要來，就覺得今日還能活着確是太出奇的事了。

我先把我的冒險，說一段簡短的，作為以後更長更重要敘述的引子。有一天晚上，在貝爾那爾德先生家裏有一個宴會，到大家快散的時候，歐古士達士和我都一點也沒有醉。每次遇到這種情形，我總是留在他家裏住的，所以這一次也照例不願回家，和他睡在一張床上。等到宴會散席，已經將近夜間一點鐘了；他很靜默地上床去，對於他所喜談的題目一個字也沒有說，我以為他是睡了。我們上床以後大概有半個鐘頭的樣子，我剛昏昏沈沈睡着，他突然驚起，嘴裏發着最可怕的誓，說既然起着從西南廳來這麼爽快的一陣微風，住總是克利士坦當姆哪一個A·皮姆，他也不願意為他睡覺去。我一輩子可沒有這樣吃驚過，不知道他這是什麼意思，以為這大概是他所喝的酒使他整個錯亂的。然而，他接着很冷酷無情地說了話，說他知道我以為他喝醉了，又說他可是一輩裏從來沒有這樣清醒過。他又補充

說，他只是覺得在這麼晴朗的夜晚，實在倦於像隻狗似的躺在床上，所以決心起來穿上衣服，出去划船取樂一番。我真說不出來當時是什麼迷住了我，他的話剛剛一出口，我全身便感受極大興奮和愉快的刺激，覺得他這個瘋狂的念頭，是世界上最令人高興最有理智的東西。外邊颼得差不多可以說是狂風，天氣也很冷——本來時節已經是十月了。我像突然發狂似的，從床上跳出來，告訴他說我也和他一樣的勇敢，也和他一樣的倦於像隻狗似地躺在床上，並且也和南塔開特的任憑哪一個歐古士達士一樣的隨時準備去開任憑什麼心，取任憑什麼樂。

我們毫不拖延時間，趕快把衣服穿上，匆匆忙忙跑到海邊去下船。船正放在潘開公司的木料堆房左近的那個糟爛的碼頭邊，船的一邊差不多已經被水打得斜靠着碼頭的木樁。歐古士達士跳進船去，把它救起來，因為船裏差不多滿了一半水了。他做完這個之後，就把三角帆和主帆升起，拉得滿滿的，勇敢地開船向着海上航去。

我以前不是說過嗎，風是從西南吹來的，吹得很涼爽。那天夜晚，很晴和，又很冷。歐古士達士把着舵，我在艙室的甲板上，坐在桅檣旁邊。我們以極大的速度往前飛進——從在碼頭解纜的時候起，我們兩個人就誰也沒有說過一句話。到現在，我才問他想把船開到哪一個海程上去，又問他想大約什麼時候我們就要回來。他吹了一陣口哨，然後才板着脸說：

「我是要到海上去的，你如果覺得應該回去，你一個人回家好了。我拿眼把他一望，立刻就看出來，他雖然假裝冷靜，實際上他是極其激動的。我藉着月光，可以把他看得很清楚——他的臉色比任何大理石都白，他的手不斷地在發抖，抖得差一點都把不住舵柄了。我發現這裏邊一定出了什麼岔子，不覺很嚴地驚恐起來。在那一段時期，我對於使用船隻的事，懂得很少，所以一切全靠我這位朋友的航行技術了。不巧，在我們很快離開陸地蔽風地點之後，風也忽然加大起來。」可是我還是不恥於透露慌張，依然決心維持靜默，維持了差不多有半點鐘。然而，半點鐘以後，我可再也忍不住了，就向歐古士達士說最好還是回去的合適。他又像以前一樣，差不多停了有一分鐘，這才回答，或者也可以說是全沒有理會我的提議。「等等，」他終於說——「够了時候——回家等一等。」我本來早就想到他會這樣回答的，可是他這幾個字的調子，有點使我渾身都充滿了無法描寫的恐怖感覺。我又集中注意力看這個說話的人。他的嘴唇是絕對蒼白的，他的兩個膝蓋，顫得很猛烈，抖得彷彿連站都站不起來的樣子。「看在上帝的份上，歐古士達士，」我現在可從心裏怕起來，不覺高聲大叫，「你是怎麼啦？——你有什么不舒服嗎？——你究竟要去幹什麼？」「怎麼啦！」他顯然是受了極大的驚訝，同時把舵柄的手一鬆，人就往前一倒，倒在船底上，嘴裏結結巴巴地說，「怎麼……」

「嗯，沒有——怎麼呀——回家呀——你——你看不出來嗎？」我心裏忽

然一亮，就把實情明白了。我跑到他面前，把他扶起來。原來他喝醉了——醉得像狗似的——醉得既不能站，又不能說話，連看都不懂得看了。他的眼睛完全像罩着玻璃似的；我在極端絕望中剛一鬆手，他就簡直像一根圓木頭一樣，滾到輪底穢水裏去了，我又從穢水裏把他拉上來。這一下我可明白了，這一晚上，我本以爲他沒有喝多少酒，原來他喝得遠更多得很，剛才他在床上那種舉動，也是大醉後心理極度集中現象的結果——這種心理現象，和瘋狂是一樣的，時常使醉人模仿一個神志清楚人的外表舉動。然而，夜間空氣的冰涼，又發生了它經常所有的影響——人類精神上的精力，一見了寒冷，便會屈服在它的影響之下——所以使他的心理，又毫無問題地模模糊糊明白了自己處境的危急，可是他這種感覺是錯亂的，因爲越錯亂反爾越幫着加速了危機的降臨。他現在是徹底不省人事了，希望他不昏迷上幾小時，是不可能的了。

誰也很難想得出我當時有多麼恐怖。剛才所喝的那一點酒，一溜煙連酒氣兒都胃完了，心裏所賸下的，是加倍的胆怯和猶疑不決。我知道自己是完全不懂得使船的，又看得清楚這狂風和強大的夜潮，正要把我們迅速地送到毀滅之途。我們背後，顯然正在蘊釀着暴風雨；我們既沒有指南針，又沒有糧食；而且，如果我們照舊順着這個方向走下去，等不到天亮，就會望不見陸地，這也是很明顯的事。連這些念頭，帶其他各種同樣可怕的思想，都快得似

狂風一般，在我的心裏閃過，並且有一陣還使我癱軟得沒有力量，什麼努力掙扎都談不到。船在水上漂過去，快得可怕——風吹着鼓鼓的帆——三角帆和主帆上都沒有可以收縮的繩子——船頭整個衝在浪花白沫的底下。船居然沒有破裂漏水，真是千奇萬奇——請想，我前邊不是說過嗎，歐古士達士把舵柄鬆了手，我又太慌亂了，沒有想到自己去把舵。然而，船竟還能保持平穩，真是碰上好運氣了，我逐漸恢復了一點清醒的神志。風還是一個勁兒地增加得可怕；無論什麼時候，只要船隨着浪瀉下去，再一往前冒上之後，後邊的海水便打過船尾去，把我們周身全淹濕。我的渾身四肢，也全都癱痺，差不多一點知覺都沒有了。最後，我從絕望中把決心提起，衝到主帆那裏，驟然把它除下。船帆就在左右舷上颳來颳去，全浸透了水，這當然是可以想像得到的。結果，它竟把船桅從船板上給扯折。全憑着這個意外的變故，我馬上就要滅亡的危險，才算擺脫。現在只有一個三角帆了，我憑着它風往前吹着我走，大浪雖然仍不時地翻過船頭，至少馬上的死亡，算是解救了。我把過舵來，透出大大一口鬆氣，因為我覺得還有一線最後逃出危險的生機。歐古士達士依然躺在船底，一點知覺也沒有，在他躺着的地方，水已經有一尺深了，我看他馬上就有淹死的危險，就想法子把他身子扶起一半來，放成坐着的姿式，在他腰上繞了一道繩子，然後把繩子再繫在艙室甲板的扣環上。我又冷，又慌亂，却還盡着我最大的能力把這一切都安排好，之後，我就把自己完全

交託給上帝，決心聽天由命，憑着我的人力之一切堅撓，去忍受隨便要發生的任何事情。

我剛剛才一這樣決定，忽然間，就聽見有一聲又高又長的喊叫或是呼號，彷彿是從千萬個魔鬼的喉嚨裏發出來似的，籠罩住船的四周和頂上的整個空氣。那個時候我所親目聽到的那種恐怖之沈重痛苦聲，只要我活着一天，就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我頂上的頭髮，全一根根豎立起來——我覺得自己的血也全都在血管裏凝結起來——我的心分明是不再跳了——我也來不及抬起頭來往上看一眼，去找找我這個驚駭的來源，就一交頭向前跌到我醉倒的朋友身上，失去了知覺。

等我醒過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躺在一隻開往南塔開特的大捕鯨船的艙房裏。有幾個人站在我的床邊，歐古士達士也在，他的臉色比死還白，正在那裏忙着一個勁兒地摩擦我的手。他一看見我睜開了眼睛，那種謝天謝地的和愉快的警嘆聲，使得在場那些面貌粗魯的人們，一會兒大笑，一會兒流眼淚。我們兩個居然還能活在人間的這個奇蹟，不久就由那些人解說。那隻捕鯨船，把所敢扯起的船帆，完全扯起，拉得滿滿的帆風，向南塔開特急急催進，正在迅速飛航中，差不多和我們的航程，正成了一個正角，於是把我們的小船撞倒。捕鯨船上本來有好幾個人在前邊瞭望，但是沒有望見我們的船，等到大船走近，再想躲開已經來不及了——他們一看見我們就大聲呼喊警告，那就是我嚇得昏過去的時候所聽見的呼喊聲。據

他們告訴我，那隻大船，從我們小船身上渡過去，恰如我們這隻小船渡過一根羽毛一樣容易，一點也沒有阻止它的前進。小船的甲板上，沒有聽見一點點聲音——只在這隻脆弱的木船被水吞下，它和大船龍骨摩擦了一陣的時候，聽見風與水的狂吼中夾雜着一點輕微的摩擦聲音，——此外便什麼也聽不見了。船長是新倫敦的 E·T·V·布洛克，他以為我們的船是什麼無用的破殼被水打碎漂盪着的呢，（請記住，我們的船不是脆檣已經斷了嗎），就繼續開着船前進，沒有再操心去理會這件事。幸而，瞭望的人中，有兩個人發誓說確是看見我們的舵旁有個人，提議說還可能把他救上來。大家就討論起來，這可把布洛克弄火了，過了一會兒，他又說了些「要是成天地儘去關心一些雞蛋殼之類的東西，他可管不了那麼許多；船可不能爲了這種無意識的事停住；即或有人被撞倒，那也是他自己的事，別人不用過問——這個人也許已經淹死了，」等等，和諸如此類的話。大副韓德生聽了不平，大大生起氣來，他聽見船長的話裏表現出這麼卑下的殘酷，就氣得和全船水手一樣，插進嘴去。他一看有這麼多的人支持他，就坦白地告訴船長說他認為船長是極配上斷頭機的人，又說即或等他脚一上了岸就被吊死，他也不再聽從他的命令了。布洛克聽了滿臉發青，一句回答也說不出；於是韓德生就大步子走向前去，一下子把船長擠到一邊去，自己一手把過舵來，用堅定的聲音，發話說，向背風方向轉過去！水手們飛奔着各自站到各人崗位上去，船於是就轉了

灣。這一切不過已經用了五分鐘，就誤的時間，已經能使任何淹下去的人不可能再遇救了——假定那小船上真有人說話。然而，讀者不是看見了嗎，我和歐古士達士居然全遇了救了，我們的得救，真是完全靠了好運，這也就是聰明人和虔誠人所認為是上天特別幫忙所造成的了。

大船還正在轉身的中間，大副已經把小艇放下，就帶着兩個人跳進小艇去；那兩個人，我相信就是瞭望時望見我們的人。月亮還在照得錚光，那些人才一離開大船的背風的一邊，那隻船便重重地一滾就滾得極長，滾向向風的方向去。這同時，韓德生從座位上跳起來，向他的水手們狂喊着要他們逆水划。他任什麼別的話都不說——只焦急着反覆地喊「逆水！逆水！」水手們用盡全力，儘快把船板轉回去；然而，這個時候，船已經整整轉了一個大圓圈，船頭又向着去路，迎着順風又要往前走了。雖然船上所有的人全都努力把船帆撤下來。大副不顧危險，剛剛手一能夠到船鏈子，就一把抓住。又是一股風浪，把船的右舷打歪，差不多歪得龍骨都歪得露出水來，這時，他可真焦急了。捕鯨船原本周身是銅，又有銅箍的，所以在那平滑錚亮的船底上，可以看見他把在上面，樣子奇怪極了，而且每來一道大風浪，他就在船底上猛烈地撞來撞去。在這隻船的顛搖傾覆當中和小木船馬上就要沈沒的當中，他幾次努力雖然沒有生效，而我終於被他從險境裏救出來，抬到那隻大船上去——因為他們看

見小船上的那個人，便是我。大概是小船上有一塊木帶，在大船撞上來時，崩斷了一條，插進大船的銅活裏去，因此才阻住了我跌出去的去路，把我在這麼很古怪的情狀下拘在大船的船底。木帶的上端已經把我所穿的綠色粗呢夾克上衣插穿，穿過我頸頸背後的一塊肉，從兩根筋中間又穿出來，剛剛穿到我右耳朵的底下。他們立刻把我放到床上去——雖然我那時的樣子已經是整個絕了命了。船上沒有外科醫生。然而船長都極加小心地治療我——我想這大概是給他的水手們看看，叫大家了解他對於剛才那一陣殘忍的行爲，有點後悔，略圖補救。在這個同時，雖然海風已經吹得幾乎變成了颶風，韓德生却又從大船上跳下去。他去了沒有多大一陣功夫，就又回來，把我們船上的一些殘餘物件取來，不久以後，他的手下有一個對他說，聽見有一個人在暴風雨的狂吼中斷斷續續地在呼救。這又叫這位強壯而耐勞的水手們，繼續去尋找，找了有半小時以上，雖然布洛克船長屢屢發出召回他們的信號，雖然在水中這個一個脆弱的小船裏隨時都有馬上致死的危險，可是他們一直堅毅不拔地在尋找。實際上，他們所乘的那隻小艇，若是說沒有隨時立刻滅頂的危險，真也實在不可能。然而，這種小艇是爲捕鯨而造的，我相信上邊因此也必然裝着有空氣箱，所以就成了威爾斯沿海所用的救生艇一類的樣子。

他們找了半個多鐘頭，什麼也沒有找到，便決心再回到大船上來。他們剛剛這樣決定，